



<b>Title</b>	<b>Introduction: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Redemptive Societies</b>
<b>Author(s)</b>	<b>Wang, CC; Katz, PR; Palmer, DA</b>
<b>Citation</b>	<b>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, Theatre and Folklore, 2011, v. 172, p. 13-20</b>
<b>Issued Date</b>	<b>2011</b>
<b>URL</b>	<b><a href="http://hdl.handle.net/10722/139687">http://hdl.handle.net/10722/139687</a></b>
<b>Rights</b>	<b>Creative Commons: Attribution 3.0 Hong Kong License</b>

## 「救世團體與現代中國新興宗教運動」專輯 (I)

### 導言：救世團體研究的回顧

[Introduction: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redemptive societies]

王見川 Wang Chien-chuan

南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

康 豹 Paul Katz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

宗樹人 David A. Palmer

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與人類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

### PRE-PUBLICATION VERSION

Published in *Journal of Chinese Theatre, Ritual and Folklore* 民俗曲藝 172 (2011), pp. 13-20.

1911年辛亥革命，清帝退位，隔年「中華民國」成立。這一政權上的變動帶來憲法上的政教分離、「宗教平等」、「宗教自由」。對「中國宗教」而言，是個重大的變化，可說是中國有史以來，法律上第一次真正的「宗教自由」：民眾可以自由立教、傳教並得到政府保護。在如此情況下，清末即已存在的教派在民國初期，向政府立案登記，得到新的宗教身份，如同善社（1917）、道德學社（1916），有的則是在新環境下創立的宗教，像救世新教（1925）、道院（1920）、萬國道德會（1921）、世界宗教大同會（1923）。<sup>1</sup>

由於環境自由，這些宗教與之前的教門不同，他們幾乎凡事公開，不僅公開傳教、公開聚會、共修，也正式向民眾宣揚自己的主張及救世的方法，不少宗教團體，有自己的刊物，如道院的《道德雜誌》、《道德月刊》、道德學社的《大成禮拜雜誌》，教主更是著作眾多（像彭廻龍的語錄、段正元的《日記》外，還有不少相關著作），他們更公開從事社會慈善、賑災、辦學等社會事業。在混亂的政局，不安的社會中贏得廣大的支持。如果說1927年前中國宗教界的主流是同善社、道

---

<sup>1</sup>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Palmer, *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11).

院，而之後至 1949 中共建政，則是一貫道與道院平分天下。<sup>2</sup>

眾所周知，1927 年國民政府成立，雖在宗教政策方面，承繼之前「宗教自由」法令，但在實質上，卻以迷信等相關法令禁止之前承認的新立案宗教，如 1928 年的〈內政部關於查禁道院及悟善社等迷信機關致國民政府祕書處復函〉，即以提倡迷信，查禁道院、同善社、悟善社。<sup>3</sup> 原先合法的這些宗教（以下稱「救世團體」），又淪為非法。此一情形在 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，不只無改變，更將這些團體定位為「反動會道門」禁止，做徹底的壓制，外國政府統治下的海外華人地區成為救世團體的唯一合法地區。<sup>4</sup> 如此一來，在中國、臺灣二地，救世團體又成為非法、秘密狀態。直至 1987 年臺灣解除戒嚴，才重新承認救世團體及新宗教。

目前所知，較早研究救世團體是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與學者。在 *China Mission Yearbook* 中的“Chapter VIII”部分有 Gilbert Reid（李佳白）的“Recent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hina”（1924）談到當時中國的宗教團體，如洗心社、萬國道德會、道德學社、道院、世界宗教大同會的特性。<sup>5</sup> 二年後，李佳白又寫了一文描述救世宗教的情況。<sup>6</sup> 而 1925 年的《宗教雜誌》5 卷 6 號（*The Journal of Religion* vol. V, no. 6），南京大學教授 Paul De Witt Twinem 已在“Modern Syncretic Religious Society in China,” 對當時流行的宗教：同善社、道院、道德學社等，作初步的介紹。<sup>7</sup> 大約同時，*China Missionary Review* 也以“New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hina,”

<sup>2</sup> 這是王見川基於自己研究及編《中國近代民間宗教經卷文獻》12 冊（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，出版中）所得的看法，也可參見酒井忠夫《近、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宗教結社の研究》頁 21-24，東京國書刊行會，2002 年 3 月。

<sup>3</sup>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《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：第五輯第一編文化（一）》頁 491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陸仲偉《同善社》，頁 27-28 引用稍有訛誤，社會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，2005 年（內部資料）。

<sup>4</sup> 秦寶琦、晏樂斌《地下神秘王國一貫道的興衰》頁 376-379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0 年 8 月。

<sup>5</sup> Gilbert Reid, “Recent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hina,” *China Mission Yearbook*, chapter VIII, pp.59-66, 1924。

<sup>6</sup> Gilbert Reid, “Trends in China’s Religious Life,” *China Christian Yearbook*, pp.69-79, 1926。

<sup>7</sup> Paul De Witt Twinem, “Modern Syncretic Religious Society in China I,” *Journal of Religion* vol. V, no. 5, pp.463-4, 82, 1925, Sep. 該文 □ 見同雜誌 no. 6, pp. 595-605, 1925, Nov.

對萬國道德會、道德學社，五教大同合一會有所描述。<sup>8</sup>

昭和二年（1927），在華從事宗教交流的水野梅曉於《支那》發表文章〈支那に於ける新宗教の設立運動〉，對救世新教有詳細的研究。<sup>9</sup> 隔了幾年，日本在華的官員發覺這些宗教團體的重要性，開始列入調查項目，並陸續發表成果。昭和五年（1931）滿鐵調查課的《支那の動亂と山東農村》在〈秘密結社〉談到道院，其「社會的救濟」部分言及「世界紅卍字會」、「悟善社」、「慈悲社」，<sup>10</sup> 同一時期的末光高義《中國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》第二編〈宗教的修養結社〉談到萬國道德會、同善社、悟善社、在理教等團體，第三編慈善結社則描述道院、紅卍字會。日本這種具官方背景的調查、研究，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，達到高峯，代表作是《滿洲支那の結社と匪徒》（滿洲事情案內所，1941）、《滿洲宗教誌》（滿鐵鐵局總局弘報課編，1940）《支那に於ける新興宗教》（興亞院政務部，1940）與《華北宗教年鑑（1941）》，而集大成的學術相關著作則是酒井忠夫《近代支那に於ける宗教結社の研究》（東亞研究所，1944）。大約同一時期，在中國的西方學者 David C. Graham and Willam A Grootaers 也有所研究，特別是 Grootaers（賀登崧）的 *Une société secrète moderne 一貫道 I -Kuan-Tao: bibliographie annotée*,<sup>11</sup> 開啟一貫道的研究，後來李世瑜做進一步的調查探索。

相對於此，二次戰前中國學者注意及此的很少，而戰後似乎僅有李世瑜的《現代華北秘密宗教》（1948）這一部奠基之作。由於研究對象屬於非法宗教，這個課題屬於禁區，在海峽兩岸，都乏人問津。直到八〇年代初，一貫道在臺灣日益活躍，加上政治逐漸開放，方有林萬傳、宋光宇對於一貫道的相關調查研究。他們的成果，透露重新對這些教門調查的可能性。到了上世紀 90 年初，王見川意識到此被忽視的重要領域，所以在創辦的《民間宗教》創刊號，將民國的宗教作為專輯，並翻譯酒井忠夫有關於此的通論文章〈民國初期之新興宗教運動與新時代潮流〉。同時利用周育民提供的檔案撰寫同善社的文章，附上罕為人知的彭廻龍照片

<sup>8</sup> Gilbert Reid, "New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hina," *China Missionary Review*, vol. 76 (no. 849), pp. 15-26, 1925.

<sup>9</sup> 水野梅曉，〈支那に於ける新宗教の設立運動〉（二），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編《支那》18卷2號，頁80-97，1927年。該文（三），見《支那》18卷3號，頁71-90，1927年。

<sup>10</sup> 滿鐵調查課《支那の動亂と山東農村》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，1932年。

<sup>11</sup> *Folklore Studies*, vol. V, pp. 316-352.

與同善社佛堂照片，初步填補此一空白。<sup>12</sup>

在政治愈趨開放的局面下，中國一些具公安背景或得到信任的學者開始研究救世團體，出版相關著作如陸仲偉《一貫道內幕》（1998）、秦寶琦、晏樂斌合著之《地下神秘王國一貫道的興衰》（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、路遙的《山東民間秘密教門》（當代中國出版社，2000），以及此一脈絡的代表作《中國秘密社會》第五卷〈民國會道門〉（2002）。

這些具批判性的著作，除凸顯官方的立場外，亦透露不少相關一手材料，像一貫道重要領導者張英譽、潘華齡、李麗久等人的供詞，以及不少的內部經卷文獻。另一方面，隨著政治逐漸開放，中國學者也有一些文章，開始肯定救世團體的貢獻，尤其是道院在民國時期辦的一些慈善活動，愈來愈成為研究的熱點。<sup>13</sup>

2005年，宗樹人（David Palmer）、王大為（David Ownby）即以此課題作為研究計畫，在法國、加拿大的基金支持下，廣邀臺灣、大陸、歐、美學者，組成研究團體，對「民國時期的宗教」做深入的研究，並在2007年、2009年於佛光大學做了二次成果展示。其成果之一是由王大為挑選陸仲偉（會道門）、宋光宇（一貫道）、王見川（同善社）、范純武（道德學社）等人的著作，譯成英文刊登於 *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*，題目是“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Redemptive Societies,”<sup>14</sup> 而另一成果則是本次《民俗曲藝》第172、173雙期專輯。種種情形顯示「民國時期救世團體」逐漸成為學界的熱點，相信隨著資料的刊布、中國政治的開放，會有愈來愈多的中外學者投入其中。<sup>15</sup>

<sup>12</sup> 關於林萬傳、宋光宇的研究，見王見川〈台灣一貫道的回顧與展望〉，頁532，張珣、江燦騰編《台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》，臺北南天書局，2003年6月。至於王見川關於同善社的文章是〈同善社早期歷史（1912-1945）初探〉，《民間宗間》第1輯，頁57-81，1995年。此文後由王大為譯成英文刊於 *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*, vol. 44, nos. 1-2, Fall 2010/winter 2010-2011。

<sup>13</sup> 2009年8月由山東大學、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合辦的《第二屆中國秘密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出現陳明華、郭大松、李光偉的道院文章，略窺一斑。

<sup>14</sup> 王大為（David Ownby）組稿翻譯 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“Redemptive Societies,” *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*, vol. 44, nos. 1-2, Fall 2010/winter 2010-2011。

<sup>15</sup> 其他進行中研究包括康豹（Paul Katz）教授主持之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「1898-1948：改變了中國宗教的50年」（AS-100-TP-C03），執行時間為2011年1

以上回顧近百年來五教之外的中國宗教研究略史，我們有二大發現，一是政治發展常常影響宗教研究。二是對這些宗教有不同的稱呼：宗教結社、教門、新宗教、新興宗教、會道門、救贖宗教、救世團體。這些稱呼，都是指涉同樣的情況。可見，民國時期的救世團體會隨時代出現不同的稱呼。在本期專輯，宗樹人 (David Palmer) 的文章就針對此做了分析。而范純武、王見川二文則是當時二個標榜「儒教」特色的宗教：道德學社、同善社，做了深入分析。二文的成果對我們理解民國時期的「國學熱」的多元複雜面貌，以及其中被遮蔽的面向，有所助益。至於李世偉、杜博思 (Thomas Dubois)，則是對這些宗教在特定政權、時間、地域下的發展情況的動態研究，是微觀研究的成果。總之，這兩期專輯的文章，不僅呈現出豐富的資料，更是立足於充分掌握學術研究的基礎上的精細研究。

---

月至 2013 年 12 月。柯若樸 (Philip Clart) 教授現正主持一跨國研究民國時期救世團體的計畫，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。感謝他提供相關資料與論文給本專輯，其論文將安排於 173 期出版。